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
第四十三回 五美同膺寵命 四豔各配才郎

小鈺說：「姐姐來了多時，此番回去報個喜信，順請令尊大人的安，很該的。但去了須要早早回來，別像了佩荃妹妹，一去杳然。」友紅道：「我回去不過耽擱一月半月就會來的，不必惦記。我猜荃妹妹必是因你纏擾得慌，才不敢來了。依我想來，雖不同宗，到底五百年前共一家，所以古禮同姓不結婚。勸二爺別起這些邪念罷。」小鈺道：「我原無實事，不過因愛成慕，想要親近，親近。若說做柳下惠也做過多次了。」友紅說：「柳下坐懷的話，原屬荒唐。若是當時旁邊還有別人，自然不便及亂，眾人所能，不足為奇。若說只此男女兩人，諒來不肯自行檢舉的，那不亂的話，誰其信之？反是魯男子顛撲不破呢。」小鈺笑道：「去年那晚，姐姐醉倒在我懷裡，倘不是柳下惠，恐怕那一線含苞不必留得住了。」友紅害臊，叫了一聲，便忙換上衣衫，各處辭別一番，回家去了。

且說四個女將軍在福建添撥了五千兵，先到廣東省城。賊匪遠遠望見，便放起火炮來，誰知有退炮符的，炮子退回，傷了許多賊人。隨後飛刀飛來，又傷了多人。漸漸近來，竟是一隊神兵天將，奇形怪狀，箭彈如雨點一般打將過來。賊眾魂也失了，那敢交戰？即時潰散，自相踐踏，三停中死了二停。賊頭龍飛卻在肇慶府城，幸而未死。他的一個胞弟，兩個兒子，都死在亂軍中了。四女將乘勝進攻肇慶，肇慶城上城下又開炮大炮，炮反燈回，把城樓也打塌了，城門也打坡了。龍飛見勢頭不好，一溜煙逃回羅定去了。女將進了城，搜索餘黨，安撫難民。住了幾天，把帶來的兵留下二千守城，自己只帶四千兵進攻羅定。

淑貞說：「似這樣亂殺，賊首必然死於亂軍，雖然奏凱，不能獻俘。不如先發一道諭帖，叫他黨羽把幾個頭目縛了來，陣前投誠，免究餘黨。此時賊眾魂膽俱喪，自然樂遵，不但可以生擒首犯，也省了許多殺戮。」三人各各贊道：「妹妹高見，就煩寫起一封諭帖來。」淑貞便一揮而就，寫的是：

徵粵大將軍梅、左將軍薛、右將軍楊、參贊大臣周諭羅定州及所轄東安、西寧二縣被難兵民及脅從匪黨知悉：爾等或因暫時偷活，屈受逼降；或惑於妖誣，誤附賊黨。其實逆天倡亂者，不過龍飛及頭目數人而已。今本帥等上奉聖命，率領神兵來粵剿捕。誠恐刀箭之下，岡玉石概被焚毀，殊覺可憫。為此特諭爾眾，速將首犯龍飛，並助惡頭人數名，立時囚繫，及其家屬送出城外迎降，以免屠城之慘。諭到凜遵，毋貽後悔。

速速！

三人看罷，立即專差三員健將，飛馬前去，分諭各處。大兵卻慢慢啟行，未及羅定城二十里，早見一面投誠大旗在前，後面有二千多人，押了十幾個囚籠送到軍前，兩旁跪下。將軍吩咐：收了囚籠，降人上去。進了城，把賊匪問了口供。連夜具折，傳紅旗報捷。東安、西寧也都開城迎降，毫不費力。

皇上接到捷音，十分欣慰。此時已交十月下旬，就敕欽天監選擇十一月吉日，由廣東啟行班師，約臘月半後便可回京。

聖上和聖後商量，要加封這四員女將。皇后說：「他們都已封了公侯，若再晉爵，便應封王了，卻和小鈺一樣，未免不分輕重。我瞧這四個女孩子都很好，何不通配給了小鈺，無分嫡庶，概封王妃。這就盡沾萬歲的恩典了。」聖上道：「這話很是。」

立召賈政並梅玉田、薛蚪到內殿諭知這話。」賈政奏說：「多感聖恩成全，但臣孫小鈺和個林姓女子有個金玉天緣。」便把這生成金鎖、寶玉的事細奏一遍。皇上說：「既這麼，就是五個王妃也可使得。」立即召了主事林中秀來，問他，他求之不得，滿口應承。賈政又奏：「周淑貞係臣甥孫女，並無父母，臣可做主，這倭女楊纘玖，須得問他父親才是。」皇上道：

「倭王昨日遣使來朝，說他十月內下船放洋，准於臘月到京。」

且待他到來，商定了同下旨意罷。」各人謝恩出朝。次日適有都察院左都御史缺出，聖上就把林中秀超升了。這明是推恩及他的意思，且慢提及。

專說十一月初間，小鈺和玉卿在怡紅後院看見瓶裡梅花，想起此時東閣必須開得很盛。正要過去賞玩，忽聽見宮女報導：

「佩荃小姐和何小姐同回來了。現在上房請安，一會子就會出來的。」小鈺聽了，如獲至寶，忙叫等他出了園，就請到這裡來。不多時，果然雙雙走將進來，各見了禮。友紅說：「我今兒特地邀了荃妹妹回來，免得二爺記念。」小鈺道：「多感，多感。但不知怎樣開罪了荃妹妹，竟是一去不回？」佩荃道：

「實因父母不肯放，那有什麼開罪？二哥哥別多心。」四人正在慇懃敘話，忽見那只交趾貢來的蒙貴，和一隻小猴兒在假山跟前打雄。小鈺笑道：「三位姐姐妹妹瞧瞧，很有味兒。按《外夷記》上載：蒙貴出安南國，狀如獐而小，紫黑色，捕鼠勝於貓。彼時貢來，原是一牝一牡，皇上把牡的賞了我，孤獨無伴。此時小陽已過，春氣發動，諒來按捺不住，只得非匹偶而相從，就和這猴兒交將起來了。真是物猶如此，人何以堪呢？」

三人聽說，通漲紅了臉，往前廳走了出去。佩荃悄悄向友紅說：

「今晚鈺、玉兩個，只怕也要仿照蒙貴的樣兒哩。」友紅點頭笑笑，不做聲，各自散去。不提。

到了十二月初頭，倭王到京，先來見過小鈺，小鈺早知聖上有意做媒。便要結倭王的歡心，慇懃款待，十分恭敬。第二日五鼓，倭王上朝，皇上果把這事諭商。倭王喜出望外，叩頭謝恩，感激無地。過不幾日，四女將的前站已到，皇后出城郊勞，禮數優隆，不必絮說。至於各各回家祭祀宗祖，父女相聚的話，也不用細敘。

殘年既盡，正是丙辰元旦，倭王也隨眾人入朝。皇上受過朝賀，便著內閣傳旨：欽封林舜華為平海王元妃，封梅碧簫為次妃，薛藹如為三妃，公主楊纘玖為四妃，周淑貞為五妃。一體頒給斗大金印，禮數以女先娣平敘。俟明歲春正，賈王年登十六，選定吉期，五妃同日合巹成婚。

賈政率領小鈺同著倭王、梅玉田、林中秀、薛蚪等謝了恩，才選個吉日，先行了問名納采等五禮，俟明年續行親迎大禮。

這儀文的繁華熱鬧，是不必說的了。倭王畢事之後，辭回本國，約定冬間再來，待明年好看花燭。那父女作別，新婿送行的閒話，也不必煩敘。

且說岫煙早早有要把彤霞配給小鈺，因門戶不對，難以啟口。如今皇上主婚，配了五個。諒來再沒處插腳的了，只得托小鈺做媒，要招個好女婿。小鈺道：「有卻有一頭好親，略有些不足之處。那北靖王單生一子，今年十九歲了。前年娶了個正妃，誰知有癱瘓病的，每日躺在炕上，連飲食大小便通在炕上。全仗丫頭婆子喂他扶他，竟是個廢人。北靖王怕不能生育，且將來兒子襲了封，沒有個當家內助，因此要替他娶個次房，次要正經舊家閨女，不過『妃』字上加個『次』字，其實和正室一個樣的。至於新郎的相貌文才，都是極好，我深知道的。不知先生願不願？」岫煙就和薛蚪商量，薛蚪道：「咱們薛家現在中落了，那能攀高？況且白雲山算命，說女兒要做次房的，可見事有前定。這頭親事倒很合適。將來生了兒子，怕不襲封王爵麼？」岫煙又問問女兒，也是願意的。就煩小鈺做媒，一說便成。不幾日就行盤過帖，竟是聘媳婦的一般，禮又很豐盛體面，回盤禮物通是小鈺代備的。北靖王原要月內就來迎娶，因本年是丙辰年，與新郎生庚戊戌犯沖，只得等待明年丁巳歲完姻。

李紋、李綺聞知這事，都為抱怨小鈺說：「有這樣好親，為什麼不替兩個妹子說合？」小鈺道：「郎君年紀大了，彤姐姐還小了三歲，兩位妹妹差了五歲，不很相當。如今我意中還有一個好郎君，就是友紅姐姐的兄弟，今年恰好同庚，十四歲。」

相貌才學和他姐姐相仿，若是二位姨媽願意，就寫起兩個年庚八字來，我送交何家，叫他自去合婚，合著那一位，就對那一位。」李紋姐妹各各歡喜，連忙寫了庚帖，煩小鈺送去。友紅早已得知，悄悄通信回家，說：「二香才貌不差什麼，都算得上品。但瑞香有紅症的，不如妙香妥當。」何家就合了妙香的八字，揀個吉日就來行聘，議定待到十五歲迎娶完姻。

李綺見他女兒的八字退回，心中不快。又來要小鈺另尋個好女婿。香菱也來央求，要和淡如訪個豪富人家。小鈺道：

「我意中卻沒有合適的了，只得發個啟帖，遍請在京王公大人子弟未曾聯姻的，自十四歲以上，十八歲以下都來會文，就好挑選佳婿。」這個信息將傳開去，人人知道是為選婿起見，又人人聞知賈王園裡的姐妹通是才貌雙全，又通是小鈺的至親，那個不願高攀？到了三月初一日，齊到賈府。共有八十四個人，前幾天都來報名投卷造冊，冊上注明三代籍貫年貌。小鈺叫造了四本冊子：自己用一本在東廳點名；李綺、淡如各一本；王夫人高興，同了媳婦、孫媳也來玻璃屏後坐著，也擺了一本冊子。就在冊上見相貌好的，加三圈，次的兩圈，再次一圈；貌丑的加一點。逐一點過名，小鈺想道：「他們通要應試取科甲的，自然制藝為要，策論次之，詩賦又次之。」就出了五個題目：頭題是南容三復白圭全章；二題是問十三經疑義的策；三題是三生萬的論——這日恰值瀟瀟下雨——就出了個賦題，是澤下尺生上尺賦，以題為韻；五是賦得山者父母，得衡字，五言十二韻的詩題。眾人各照卷面坐號坐定，構思落筆。小鈺坐在上面監場，不許交頭接耳說話。停不一會，賈蘭也來了，同坐著監試。十分嚴肅，一字不能傳遞，直交三更才得收齊試卷。

當晚賈蘭、小鈺和李綺、香菱各拿一本冊子，對那三圈的，共有十八本四冊相同；那兩圈相同的，共只六本；此外四個冊上，也有那邊兩圈，那邊一圈的，還有不圈的，便不能畫一。

次日小鈺便先把這十八本三圈的瞧了一遍，取了一卷，姓尤名克敏，是尤尚書的嫡孫尤翰林的長子。餘外通平常，並多有舛錯處。又瞧那六本二圈的，也只取得一卷，姓茹名經，是鴻臚正卿的次子，新科舉人，年十六歲。以外便不論相貌，專取文才，共取了八卷，湊成十本，列為一等。其餘通列做二等。發了案，各人齊來府中謝考，通有花紅獎賞。

蘭哥說：「實也難為他們，這幾個題目我還不能全解，那論題雖不知出處，尚屬明白。那賦題諒來是說雨，也不知出處。

這詩題更是茫然莫解。」小鈺道：「『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』，出在《老子》上的。賦題出在《管子》，謂澤從上降有一尺，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。澤下降，苗上引，猶君恩下流人心上，就須在起處或未段點明頌聖才好。詩題出王充《論衡》，所以我限個『衡』字韻，謂天將雨，山先出雲；雲積為雨而流為水。然則山者父母，水者子弟也。這尤克敏的卷子通不做錯。

十三經疑義雖不能照題條對，也還支吾得去。年才十四歲，卻算難得的。」蘭哥說：「和文鴛同庚，我招他做了女婿罷。」

尤家得了這信，喜出望外，忙忙央媒說合，趕緊下了聘。

李綺、香菱自然不便爭奪，只搶著要對茹經。小鈺叫依舊寫兩個年庚，叫茹家自去合婚問卜。茹鴻臚悄悄差人到王園後門送了管門婆重禮，打聽二位姑娘那個妥當？恰好碰著了管二園門的張婆子，想起為了淡如受了太太的罵，只少捱鞭子，碰了許多頭。如今正好報仇，便收了禮物，告知他兩個才貌相似，但是瑞香穩重，淡如不免輕飄些。茹家得了實信，揀定吉日，聘了甄瑞香。那二香的回盒也是小鈺代備的。

淡如竟沒有配頭，十分氣忿。香菱道：「取中的雖還有八個，都相貌平常，須得再去央求小鈺設法招親才好。」淡如說：